



「教外別傳」話禪宗

李瑞鏡

(一) 前言

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，經魏晉南北朝一段長時期中國文化的浸潤，一方面吸取了中國儒道二家的思想（尤以老莊的思想為最）；另一方面則對印度佛教的傳統教義加以剪裁。然後始逐漸形成中國大乘佛教的思想體系，和自立的宗派；使佛學成為隋唐時期中國思想界的主流。

「中國的佛教」，是指天台、華嚴、及禪宗三宗。天台、華嚴二宗的思想體系，在若干部份中，仍保留傳統的教法。如仍以「戒定慧」為修行的途徑，循序漸進，以達涅槃境地。至於禪宗，最具特色的地方，是其完全不受傳統佛學的規限。亦不成立一套理論系統；只着重實踐與體會的工夫，以直指人性（或稱為本性、真如、真如心、如來藏、佛性、本性等皆同此義。）為歸趣。換言之，禪宗以成佛的關鍵，在於「自性」的開悟。所謂開悟，就是主體性（Subjectivity）的呈現。基於此點，禪宗提出「頓悟」的說法，以別於天台、華嚴二宗及傳統佛教的「漸悟」說法，自稱為「教外別傳」。所謂「見性成佛」，「一悟即至佛地」；正說明傳統教義的修持法則，並不是成佛的唯一法門。

(二) 開悟——就其為主體性的呈現看

佛家以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，皆由因緣相生而成，皆是變幻

無常的。故沒有獨立不變的真實性；事物既是生滅無常，而人又執著其為固定不變的；便有煩惱的產生；故造成種種苦惱，皆來自對現象界中的一切幻相的執著，而被這些幻相所拘縛。這種執著行為是無明的表現。無明是起於人的真如心被妄念所隱蔽；致使主體性不能朗現。故脫離苦惱的唯一途徑，是靠一己之覺悟，破除一切妄念的束縛，使真如心顯現。真如心是人人皆有，是四通八達，通行無阻的。當其為無明所蔽時，則迷；但當其一覺而開，則主體性朗然呈現。在主體性的呈現下，一切都是圓滿具足，自在解脫。

(三) 禪宗的特色

禪宗所以稱為「教外別傳」，在立教上是有獨特的見解。就「壇經」的內容，說明禪宗的特色，因六祖慧能的一生事蹟及思想，盡記於「壇經」中。而六祖是替中國禪宗定下基石的祖師，日後各派禪宗所施行的教法，大體不出慧能所立的宗旨。從源頭上說其特色：

(A) 頓悟說

六祖所立的頓悟法門，以「見自性」為標的，一掃其他的依傍。他說：「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」「識自性」即是開悟之意，亦即前面說的主體性的呈現。在主體性呈現下，一切虛妄及苦惱自然消失。自性本來就是「清淨」、「具足」、「不生滅

「不動搖」的，根本上無所謂虛妄及苦惱的東西存在。

「迷則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。」開悟的來臨，並沒有一定的時間；它是來去自如，不在時空之中，是完全超越時空的規範，故稱為頓悟。一般依教修行者，未必可以預知某一時間、空間之下，自己定可開悟，「見性成佛」。此點正是六祖以傳統的「戒定慧」修持方法，未必定能見心明性。人若「識自性」，不待修行，亦可成佛。反之，若不識自性，縱使依法修行，不單未能得到超脫，反會被法則所困，而浮沉於苦海之中。慧能說：「不悟，即是衆生；一念悟時，衆生是佛。」成佛與否，純繫於悟與不悟；佛與衆生的分別，只一線之隔。慧能立此頓悟法門，既打破傳統的修持觀念，又解決了前人的「頓」「漸」之爭。「頓」「漸」之分，只是因根器而異。他說：「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。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」六祖把「頓」「漸」之分，扣在人的或智或愚上講，是一種卓見。

(B) 定慧不二及「三無」說

六祖既立頓悟之說，便進而否定傳統修持六法中的定慧有別之說；提出「定慧不二」的論說，將定慧視為一體。定慧只是互為表裏，同體異名，是一體故不可分割。慧能以燈和光作比喻，對「定慧不二」作一個說明；「定慧猶如何物？猶如燈光，有燈即光，無燈即暗。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。名雖有二，體本同一，此定慧法，亦復如是。」同時，六祖亦指出傳統的修持方法，對於個人的迷覺，毫不相關，若是執着於定慧有別，便是「法執」，進一步流為執空。一個執空的人，猶如一具無情的死物，永不能成佛。所謂「迷人着法相，執一行三昧。直言坐不動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，即如無情，却是障道因緣。」

(C) 禪定工夫不是成佛的必須條件

繼「定慧不二」之說後，六祖提出「三無」之說（即「無相」、「無念」、「無住」），以開示求道者。此「三無」說，是

扣在自性上講的。慧能曰：「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。無相者，於相而離相；無念者，於念而離念；無住者，人之本性。」「無相者」之所以能「於相而離相」，及「無念者」能「於念而無念」；因人的自性本是清淨、具足及不生滅、不動搖。故雖處於現實之中，亦不會為外界的形相所染而生妄見妄念，為外物所縛；反可出入於現實事物之中，絲毫不受困圍。此即主體雖有認識的活動，但不起妄念，不為欲望所縛。反可駕馭經驗事物。亦即主體不落於客體事物中，且超越了客體事物。至於「無住者」為「人之本性」，因自性能生萬法，而又超乎這一切法之上，不被諸法所束縛。

六祖說此「三無」之法，不外是要強調「見性」工夫的重要性。人應念念不離自性，全以「心修」，不以「苦行」。禪定的工夫，不過是一種「苦行」，不是成佛的必須條件。禪定的修持方法，是以不動為定，靜定然後才能參悟真如之玄妙。

六祖認為真如是人所本有，離開自己本身向外尋覓，是永無所得。禪定只不過是一種軀體的活動，與成佛無關；且禪定之不動，與死物的不動一樣。故云：「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。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若覓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。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」

從慧能與神秀的弟子志誠的對答中，可見出六祖對禪定的看法。神秀以「指論大眾，住心觀淨，長坐不臥」，為修習的法門。六祖以自性本是清淨具足，根本不用靜淨。他對志誠說明「住心觀淨」是一種病態，並不是「禪」。隨作一偈以示志誠：「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。」坐臥是軀體的活動，與迷覺無關。

總而言之，此「三無」法的用意在於使求道者在修習的過程中，念念不離自性。

(D) 不立文字，不依經論

禪宗的師弟相承，是「以心傳心」的。「默傳默受」，不立文字，不依經論，所以然者，目的是要打破文字的障礙，不為經

文所困擾。並非主張不須讀經和否定文字的功用。文字的應用，不過是爲了表達上的方便。一個開悟的人，是絕不會爲經文所阻滯。六祖與無盡藏談「大涅槃經」一事，正好表明此說的意思。「……尼乃執卷問字。師曰：字則不識，義即請問。尼曰：字尚不識，曷能會義。師曰：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」

六祖純以自性的悟與不悟言法，非就經典言法。不悟自性的人，縱然熟讀經文千萬，亦難見性悟道；反爲因經文所轉，而遮蔽了自己的自性。法達向六祖問經一事，正是一個好例證。法達雖誦「法華經」三千次，却因未見自性，不能領悟經中要義。慧能先指出讀經並無不對，且亦是一種成佛工夫。繼而說明讀經之通與不通，在於人的悟與不悟。悟則能靈活運用經義，一生受用不盡；不悟則反爲經義所縛，不能免於困惑，惠能開示法達說：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」法達聞偈，言下大悟。

(E) 不立偶像，不樹權威

「一片白雲橫谷口，幾多歸鳥盡迷巢。」（見「五燈會元」）正好說出偶像及權威的害處。故禪宗是不樹立任何偶像及權威，使人無所依賴，使人不致迷失本性。成佛是靠「自悟」，而非「他悟」。善知識的開示，只能指出一條道路，但走此路者，必須是自己一人。慧能之不依經論言法，正是一種掃除偶像權威的表現。日後的臨濟宗創始人玄義，更有「逢祖殺祖，逢佛殺佛」之語；其後更有「說到佛字，趕快漱口」的訓示。

(F) 不着兩邊的教法

這是一種反覆地運用，以此消彼，以彼消此的教法，來破除求道者對相對事物或名相的執着，令其不着兩邊，導其走入中道。如求道者執「有」時，以「無」對之；執「無」時，使以「有」對。如是反覆運用，使其既不執「有」，亦不執「無」；從而遠離此「有」「無」二端，步入中道。六祖說：「問有將無對，問無將有對；問凡以聖對，問聖以凡對。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。」（案：在付囑品中，慧能提出「三十六對」法，此即有與無

對，動與靜對，陰與陽對，凡與聖對，虛以實對等等；着其學生以此「對法」教人。）此種「不着兩邊」的教法，目的是使求道者既不着相而執我、執有，亦不着法而執空。因「若全着相，即長邪見；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」通過此步工夫，希望使求道者能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。」唯有遠離兩邊，人的心才不會停滯於某一端之上，這樣才可以「出入即離兩邊」，和「道貫一切經法」；從而修得涅槃。

(四) 結語

佛性是人人平等，凡聖無異。六祖所立的教法，最重要的地方是要人通過體認的工夫，將被無明所隱蔽的自性或佛性，呈現出來。他所立的頓悟法門，絕不表示人可以不下工夫，單靠一時的靈光爆破，便可成佛。如慧能年少之時，雖能悟出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的極高境界；（案：在作此偈前，六祖曾聽過別人唸經。）假如不經五祖爲其說法，講「金剛經」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六祖未必會悟出「何其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的真理來。他主張不立文字，不依經論；目的在破除障礙，使求道者能應該掌握經中大義，加以運用。如此才能將經「讀活」，否則經文便變成一大束縛，掩蔽了人的自性。所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於求兔角。」求道者應從日常生活中，對自性加以體認。王陽明詩：「人人自有定盤針，萬化根源總在心；却笑從前顛倒見，枝枝葉葉外邊尋。」正好借用來說明慧能的頓悟法門的主旨。

請介紹親友訂閱！